# 白蛇传之初相逢

白蛇传之初相逢

我朝自太祖立鼎以来，天下一统，百姓休养生息，市井间也渐渐日见繁盛，江南一带尤见突出。

且说杭州府有个不第的秀才，唤作许仙的，虽说琴棋书画俱是通达，可却接连几次会试不中，心思也渐渐淡了，家中只有数亩薄田，税赋又重，就将与家里老仆照管。

他自幼父母双亡，只有个母舅李发三在杭州城南门内里开了生熟药铺子过活。

正好铺子里缺个能写会算的帐房，他便投奔母舅，在城里安顿下来，一边写写算算一边向坐堂的老先生学医。

这日正是春分，端的是风和日丽，芳草萋萋，许仙在铺子里坐的气苦，不住的向外伸头探脑，路上的女子多是青衣黑裳的仆妇之流，虽是面目粗陋，可春衣单薄，江南女子身才娇好，背面看去蜂腰肥臀，也让许仙着实过了把隐。

「许仙那，这是城外柳荫庄萧员外要的老参，店里没人手了，你去跑一趟啊」

「是，东家」许仙暗自思衬，正好出去走走，差点辜负了这大好春光。

办完了事，出庄便是西湖，正是水色潋滟的时节，一眼望去是正在慢慢抽芽的荷叶，山光湖色实在是令人陶醉。

「这位公子……请问可是南门内李家药铺的先生？」许仙只听的身后不远处有人在问，回头一看，一时竟说不出话来，只见一个素衣女郎俏令令的站在一旁，后边好象还有个青衣的丫鬟。

那女郎体态妖娆，眉若春山，眼含秋波，一只手举着把素面阳伞，想是走的久了，脸色红润。清风起出，一阵阵幽香扑面而来。

许仙痴痴的看了一会，才反应过来，「啊，我是，您有何事？」

那女郎看他木呆呆的样子，莞尔一笑，「请问先生，铺子里的人参养荣丸今年可有新制？大约何时才能发卖啊？」

「哦，那个啊，总要清明前后投料，发卖要到小满了啊。」

原来这人参养荣丸乃是家传的秘方所制，温补强身，端得厉害，在杭州城里大大的有名。

「哦，那就谢谢先生了」说着那女郎就道了万福。

许仙急忙回礼「晚生不敢。」堪堪说着话，西边忽然有乌云卷至，一时间竟绵绵密密的下起雨来。

「先生，妾身蜗居不远，且请移步，避避雨先」

「这个……」许仙自沉吟间，雨又急了起来。

「先生，事急从全，不要拘泥了」语声清脆，正是那半晌无话的小丫鬟。

「也罢，去吧」，堪堪走了一阵，来到一处青瓦白墙的小院前，进了院子，满眼的是奇花异草，再进去是两进的屋舍，许仙被让进正厅。

「先生，请宽了外袍，晾一下吧」许仙依言宽了外衣，刚刚落座，丫鬟便奉上茶来，然后在一旁支起小桌，把许仙的外衣熨将起来。这时，那女郎更衣出来，也落座攀谈起来。

那女郎自称姓白，二十二岁，去年丧夫，不见容于婆婆，只好自己出来居住，只有个陪嫁的丫鬟小青做伴，说到冷夜孤灯的凄楚之处，不禁眼圈也红了。那许仙见一个娇娇怯怯的美女作陪，骨头都酥了，全部心神都在那玉人身上，听到动情之处，情不能己，不觉伸手过去将那春笋握住，以示安慰，一时间只觉的触手之处冰凉柔腻，不由的痴了。

此时，白娘子面上一红，轻咳一声，将手慢慢抽回，小青却在一旁「扑哧」

一笑，许仙大窘，满面通红，急忙起身行礼「晚生失礼，唐突了娘子，万望恕罪。」

「哪里，只怕贱妾污躯辱没了先生。」

「不敢，不敢」许仙听出那白娘子语中没有怪罪之意，心下大喜，面上只是鞠躬如也。

此时已近天黑，可雨还淅淅沥沥的下个不停，许仙向屋外望去，不由的面起忧色。白娘子见状，便道「雨湿路滑，先生若不嫌舍下粗陋，但宿一夜无妨。」

说着，不知想起了什么，满脸娇羞。

许仙抬眼望去，但见她云髻高耸，低头无语，脖颈间雪腻的肌肤莹白发亮，透过鬓发只见到秀美微红的耳轮和侧脸，不由的痴了，说不成句子，只是恩恩连声，只道那太过麻烦了。白娘子见他如此，微微的笑了，就道先生少待，待奴家准备晚膳。便起身离去。